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结构效应与增长效应驱动力探究^{*}

——基于九大行业国际比较的视角

胡晨沛 李辉尚 吕 政

[摘要] 本文基于1978~2017年主要经济体9大行业数据,将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为结构效应和增长效应,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驱动因素进行测度并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发现,经过40余年发展,金融商业服务业已成为我国9个主要行业中劳动生产率最高的行业,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较为接近;农业、建筑业、贸易服务等行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测算发现,改革开放40余年间,我国劳动生产率中增长效应贡献率达到73.2%,约是结构效应的3倍。国际比较表明,未来增长效应将在劳动生产率增长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我国行业劳动生产率仍具有较大后发优势的情况下,应继续重视行业结构优化升级,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充分发挥劳动生产率提高过程中的制度优势。

[关键词] 劳动生产率; 增长效应; 结构效应; 国际比较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2X (2021) —01—0165 (07)

[作者] 胡晨沛, 中级统计师, 硕士,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北京 100826

李辉尚, 研究员, 博士, 硕士生导师,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北京 100081

吕 政, 博士研究生, 中央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北京 102206

一、引言

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点之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更多依赖于技术进步与生产率的提升。根据国民经济核算方法,一国国内生产总值可由就业人员数量和劳动生产率乘积得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业人员数量不断增加,从1978年的4.0亿人增加到2019年的7.7亿人,“人口红利”成为我国经济保持持续较快增长的重要原因。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我国适龄劳动力不断减少,一些反映劳动力要素供给的重要指标出现明显拐点:人口总抚养比在2010年降至34.2%的历史低点后逐年回升,2019年达到41.5%;19~64岁劳动年龄人口相对规模从2011年起开始下降,占全部总人口比重在2019年已降至70.7%;2019年,劳动力人口数量较上年减少115万人,是2018年劳动力数量多年来

* 基金项目:浙江省杰出青年基金项目“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实现建模与实证分析”(LR20G030001); 全国统计科学研究项目“适合中国国情的地区总量生产函数模型构建及应用研究”(2020LY022); 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制造业集聚与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研究”(20192Y011)。

首次出现负增长后的连续第二年下降。传统依靠劳动力投入量增加带来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在减弱,未来需要通过提高单位劳动力产出即劳动生产率激活新时代人口红利,延长人口红利收获期。^[1]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然而,近年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全球范围内,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已经成为共识。世界银行(2020)指出,生产率提高作为收入增长和减贫的一个重要基础,自2007~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全球范围以及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都出现下降,生产率增长减速的幅度、持续时间和影响范围都达到近几十年来之最。^[2]周克(2017)、杨天宇和姜秀芳(2015)、李杨(2016)发现,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也在近年来进入下行通道。^[3-5]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关于对劳动生产率增长驱动因素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型,认为二三产业比重的不断提高以及产业内部的转型升级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6-9]二是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认为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是提高纯生产效率的主要原因;^[10-13]三是人口与劳动力结构变迁,主要探讨不同人口结构类型以及在老龄化背景下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制。^[14-17]

在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方面,近年也有不少学者就劳动生产率增长展开不同经济体间的比较,^[18-21]但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目前的研究成果仍然存在一定的可完善之处:第一,在研究对象上,多数文献仍然将研究聚焦于全国、不同地区以及不同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开展国际比较的研究相对较少,重点比较经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的文献更是匮乏。第二,在研究设计上,多数文献直接将经济体整体劳动生产率作为分析对象,部分文献将劳动生产率划分为3个产业进行比较,但少有文献对产业内部细分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行分析。

鉴于此,本文基于1978~2017年主要经济体9大行业劳动生产率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情况进行国际比较。进一步地,将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为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间转移带来的结构效应以及由行业生产率本身提高带来的增长效应,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及主要经济体劳动生产率增长进行因素分解,通过国际比较得到在生产率增长中不同因素变化的动态规律,更有助于客观认识和理解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模式及劳动生产率在国别中的竞争力情况,为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提供建议和参考。

二、研究设计

1. 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方法

本文参考 McMillan & Rodrik (2011) 的方法对劳动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22]这种方法将一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分解为两部分:一是由资本深化、技术进步以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途径带来的行业生产率提高,本文称之为“增长效应”;二是由劳动力从低生产率行业转向高生产率行业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本文称之为“结构效应”。根据上述思想,一国劳动生产率 A 可以表示为各个行业劳动生产率加权之和,其权重即为该行业就业人员数量占全部就业人员数量比重,即:

$$A = \sum_{i=1} w_i A_i \quad (1)$$

式(1)中, A 代表一国劳动生产率总体水平, w_i 代表某一个行业*i*劳动力数量占全部劳动力数量的比重, A_i 代表某一个行业*i*的行业劳动生产率状况。根据微分基本运算可以得到,一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量可以分解为各行业就业人员比重的变化、各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以及二者变化的乘积。需要说明的是,有别于 McMillan & Rodrik (2011) 的做法,本文将增长效应中生产率的基期定为上一年度,这一做法更能测算当年增长效应水平的高低,即:

$$\Delta A_t = \sum_{i=1} \Delta w_{it} A_{i,t-1} + \sum_{i=1} w_{i,t-1} \Delta A_{it} + \sum_{i=1} [(\Delta w_{it} A_{i,t-1}) \times (w_{i,t-1} \Delta A_{it})] \quad (2)$$

在式(2)等号右边,第一部分可表示为由劳动力由低生产率行业向高生产率行业转移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即结构效应;第二部分可表示为在各行业劳动力份额不变的情况下,依靠行业本身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整体劳动生产率提升,即增长效应;第三部分是结构效应和增长效应相乘之积,通常规模相对较小,没有明确的经济含义,本文称之为交互效应。

2.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选取自世界银行2020年7月份公布的分行业劳动生产率数据库,其主要指标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OECD STAN 数据库、生产率与经济增长国际比较项目 (KLEMS)、格罗宁根增长和发展中心 (GGDC) 数据库等国际组织发布的数据, 劳动生产率数据为利用购买力平价计算而得。为全面衡量和比较中国与其他经济体劳动生产率情况, 本文选择部分发达经济体、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等不同类型的经济体作为比较对象, 其中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日本、德国;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包括韩国、新加坡、巴西、印度、南非、菲律宾和印尼。在行业选择上, 9 大行业包括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公用事业、建筑业、贸易服务、交通运输服务、金融商业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三、劳动生产率增长及因素分解

1. 分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

表 1 相关年份主要经济体行业劳动生产率水平

单位: 万美元/人

年份	行业	中国	美国	日本	德国	韩国	新加坡	巴西	印度	南非	菲律宾	印尼
1978	农业	0.16	4.43	1.05	1.54	0.73	1.35	0.18	0.19	1.43	0.39	0.25
	采矿业	1.04	22.90	6.80	2.92	2.61	1.04	3.52	1.04	6.29	3.63	12.45
	制造业	1.15	6.14	4.43	3.78	1.55	2.27	1.55	0.54	3.62	1.94	1.00
	公用事业	3.92	6.64	10.52	8.69	8.85	4.05	1.89	1.78	19.20	4.99	1.78
	建筑业	0.75	4.30	2.86	3.24	1.40	2.49	0.71	0.88	2.79	2.17	0.90
	贸易服务	1.02	4.89	2.46	3.43	1.38	2.85	1.54	0.40	1.97	0.86	0.99
	交通运输服务	1.01	5.92	4.42	6.20	2.69	4.09	1.83	0.64	6.49	0.76	1.11
	金融商业服务	1.50	13.18	7.78	10.31	6.88	4.41	5.47	9.70	9.30	4.53	6.04
	其他服务业	0.36	5.26	3.84	3.85	1.65	1.50	1.73	0.39	2.69	0.41	0.45
2000	农业	0.22	6.51	1.74	2.83	1.81	2.46	0.50	0.21	0.99	0.42	0.28
	采矿业	2.52	30.04	7.12	4.50	16.02	1.86	7.16	2.25	4.17	1.76	9.60
	制造业	1.69	9.10	8.01	6.49	6.24	8.93	1.98	0.85	3.80	2.71	1.64
	公用事业	4.35	10.66	23.65	12.48	40.70	31.00	20.87	5.09	8.67	9.10	2.80
	建筑业	0.65	5.43	4.68	4.09	3.51	3.07	1.84	0.76	1.36	1.17	0.99
	贸易服务	0.97	6.05	4.47	4.53	2.02	6.60	0.69	0.48	1.81	1.05	0.90
	交通运输服务	1.68	8.31	8.05	10.82	6.46	8.91	2.63	0.94	5.40	0.94	0.79
	金融商业服务	4.71	16.44	11.73	15.24	8.81	10.60	7.74	7.39	5.80	7.28	5.90
	其他服务业	0.46	7.21	6.11	4.98	3.85	3.39	2.11	0.78	2.80	0.82	0.57
2017	农业	0.71	7.22	2.27	6.25	2.87	0.58	1.55	0.61	1.88	0.73	0.95
	采矿业	7.14	38.22	14.75	6.65	13.48	1.30	10.33	6.24	12.24	3.23	13.68
	制造业	3.46	11.80	10.94	10.37	11.47	15.22	2.91	2.20	4.20	4.33	3.17
	公用事业	11.13	11.60	48.68	10.94	27.61	39.06	7.55	7.23	11.51	16.09	6.25
	建筑业	1.54	6.18	5.91	5.99	5.08	3.06	1.72	1.08	1.65	1.54	3.70
	贸易服务	1.91	7.15	6.13	5.65	3.00	7.21	1.38	1.53	2.69	1.48	1.46
	交通运输服务	3.43	11.94	10.08	9.64	5.67	9.29	3.30	1.68	5.75	1.34	4.42
	金融商业服务	13.69	20.10	15.27	15.68	9.21	13.13	4.88	10.01	4.80	6.86	5.90
	其他服务业	1.26	8.37	4.33	6.11	5.00	11.34	3.36	2.40	2.79	1.52	1.43

表 1 给出了主要经济体分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情况。结果显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 9 大行业劳动生产率均取得明显增长, 但不同行业的增长趋势存在一定差异。从主要行业看, 农业是我国 9 个行业中劳动生产率最低的行业, 1978 年,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为 0.16 万美元/人, 仅相当于美国的 3.6%; 2017 年达到 0.71 万美元/人, 相当于美国的 9.8%。第二产业方面,

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取得较快增长,从1978年的1.15万美元/人增加到2017年的3.46万美元/人,虽然目前已高于巴西、印度、南非、菲律宾、印尼等发展中经济体,但仅为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30%左右。第三产业方面,金融商业服务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最快,同时也是目前劳动生产率水平最高的行业。2017年,我国金融商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13.69万美元/人,是1978年1.50万美元/人的9.13倍,已高于韩国和新加坡。美国是金融商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最高的主要经济体,达到20.10万美元/人,德国、日本则分别达到15.68万美元/人和15.27万美元/人。

2. 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驱动效应分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425美元/人。其中,结构效应年均增长98美元/人,增长效应年均增长331美元/人,交互效应年均下降3美元/人。在不考虑个别波动较大的年份后,计算得到1979~2017年我国结构效应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约为27.6%,增长效应贡献率约为73.2%,增长效应贡献率为结构效应贡献率的近3倍(如图1所示)。分不同时期看,劳动生产率增长呈明显阶段性特征:

第一阶段(1979~1996年):劳动生产率增幅相对较小,结构效应和增长效应双轮驱动。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劳动生产率总体增长相对缓慢,个别年度甚至出现负增长情况。从拉动效应看,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传统劳动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解放,结构效应保持较为明显的正向贡献,1979年、1984年、1987年、1994年、1995年结构效应对劳动生产率整体贡献率均在40%以上,即便是在1981年、1990年我国劳动生产率总体呈现负增长的情况下,结构效应仍保持正向贡献。增长效应在多数年度保持着更大的贡献,如1983年增长效应达到158.6美元/人,1993年达到473.7美元/人,对劳动生产率整体增长贡献率均超过80%。

第二阶段(1997~2003年):增长效应成为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一时期,我国农业劳动力向其他行业转移的速度明显放缓。数据显示,1978~1996年,我国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比重从70.5%降至50.5%,年均降幅超过1个百分点;但是1997~2003年,这一比重仅从49.9%降至49.1%,这意味着结构效应对劳动生产率的拉动作用减弱。此外,这一时期增长效应均值达到389.3美元/人,明显高于第一阶段的64.6美元/人,成为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

第三阶段(2004年至今):劳动生产率增长呈现出以增长效应拉动为主,结构效应为辅的增长特点。这一时期劳动力转移呈现出两个明显特征:一是低劳动生产率的农业劳动力份额迅速下降,从2004年的46.9%降至2017年的26.8%;二是高劳动生产率的金融商业服务业劳动力份额明显提高,从2004年的1.2%提升至2017年的1.8%,提高幅度超过此前(1978~2003年)0.2个百分点的水平。因此,结构效应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大于此前时期。在增长效应方面,各行业劳动生产率全面增长。2010年,劳动生产率增长中的增长效应达到1767美元/人,对劳动生产率整体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9.9%,为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效应最大的年份,此后增长效应虽有所下滑,但整体仍保持较高水平。

为了更好地比较不同经济体劳动生产率增长模式的差异,本文对美国、日本、韩国、巴西、印度、菲律宾6个经济体1978年以来劳动生产率增长模式进行国际比较(如图2所示),剖析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特征差异。根据测度结果可以发现,增长效应普遍是各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但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增长模式又存在一定的差异。美国和日本作为传统发达经济体,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均GDP就已经达到1万美元,由于处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前列,生产率提高更多需要依靠自身的创新和突破,因此增长效应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极大,如美国增长效应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常年保持在80%以上;而日本由于劳动力禀赋相对不足,结构效应的拉动作用更小,增长效应的贡献率多年保持在90%以上。

韩国和巴西早期的发展阶段较为接近。1978年,韩国和巴西人均GDP分别为1406美元和1744美元,但此后两国走上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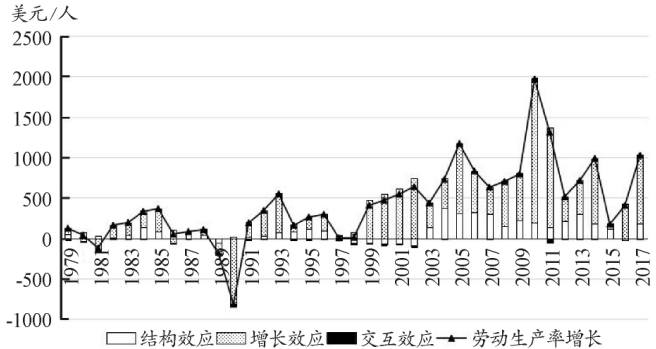


图1 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劳动生产率

分解趋势图: 1978~2017年

不同的发展道路,韩国经济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成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亚洲四小龙”之一;而巴西经济增长明显较慢,成为最典型的未能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之一。通过比较韩巴两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模式,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解释二者经济增长差异的成因:1979~1996年,韩国增长效应从41.6美元/人增加至2639.1美元/人,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直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增长效应才开始出现明显下降;巴西从1981年起增长效应连续6年低于500美元/人,其中1981~1983年连续负增长,尽管在此期间结构效应增长相对稳健,但无法弥补增长效应带来的拖累,劳动生产率整体处于负增长状态,而在巴西无论是劳动生产率本身还是增长效应,均表现出明显的大幅波动特点,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的效率。

印度和菲律宾作为人均GDP不足4000美元的发展中经济体,增长效应和结构效应在其劳动生产率增长过程中均起着重要作用。有别于前面所述其他经济体,这两个国家的结构效应对劳动生产率增长贡献明显。由于印度和菲律宾都是人口过亿的人口大国,且农业劳动者占全部劳动者比重较高,在2000年之前,印度农业劳动人数占总劳动人数比重始终保持在60%以上,菲律宾也保持在35%以上,过高的劳动力就业份额为两国劳动生产率结构效应提供了增长的基础。测算结果显示,剔除个别数值过高或过低的年度后,2000~2017年,印度结构效应对劳动生产率增长平均贡献率达到31.2%;菲律宾结构效应对劳动生产率增长平均贡献率达到31.2%,明显高于本文提及的其他国家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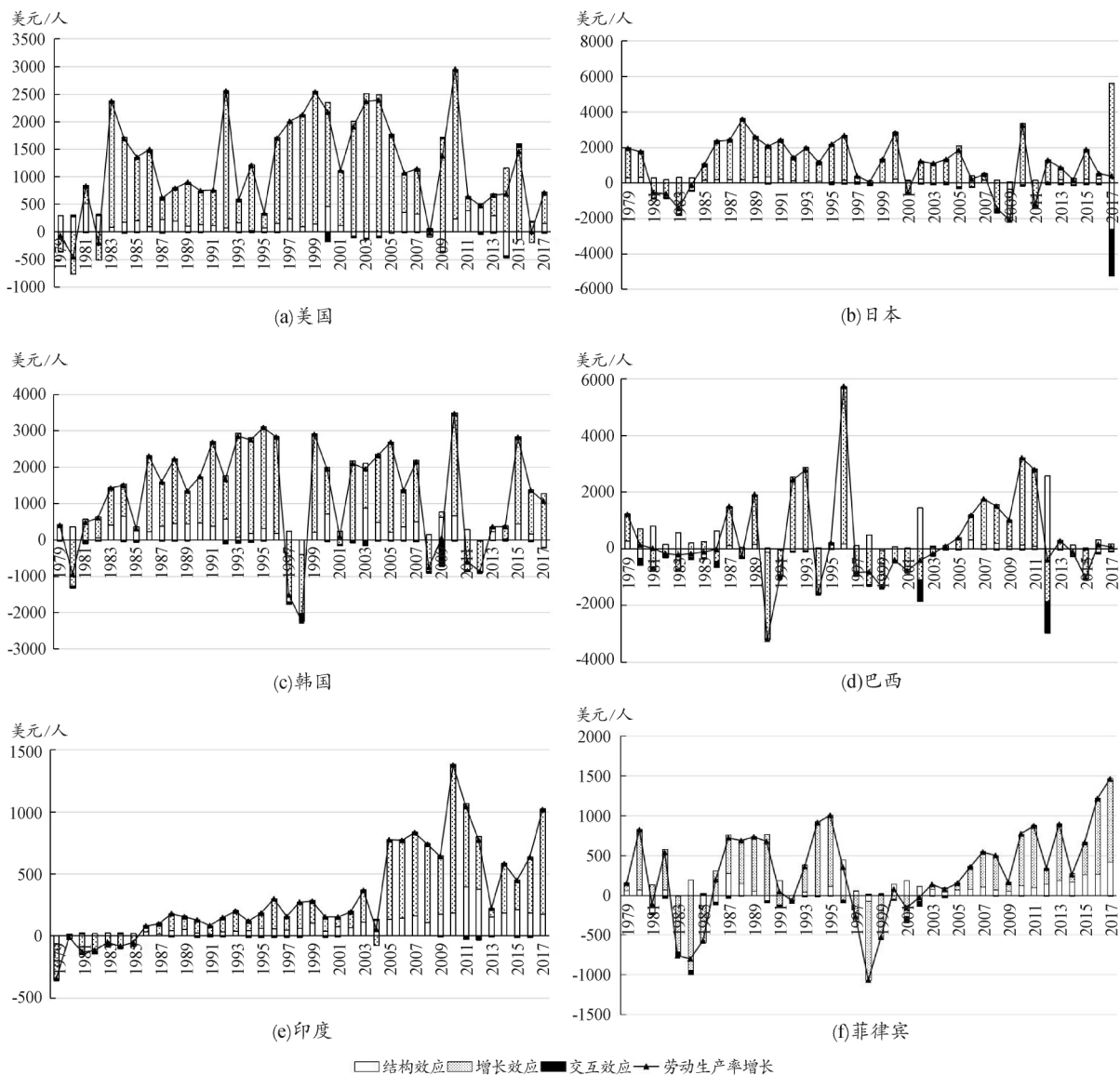


图2 主要经济体劳动生产率分解趋势图:1978~2017年

四、结论与建议

劳动生产率提高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本文根据主要经济体9大行业劳动生产率数据,将一国经济劳动生产率分解为增长效应和结构效应,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原因进行分析并展开国际比较。研究表明:第一,从分行业劳动生产率看,金融商业服务业是我国9个主要行业中劳动生产率最高的行业,2017年生产率水平达到13.69万美元/人,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较为接近;农业、建筑业、贸易服务等行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第二,从增长动力看,各行业劳动生产率本身提高带来的增长效应,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贡献率达到73.2%;由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间转移带来的结构效应对劳动生产率增长贡献率约为27.6%。第三,从国际比较看,处于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劳动生产率增长动力存在一定差异,如美国、日本等传统发达经济体增长效应在劳动生产率增长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印度、菲律宾的结构效应仍对本国劳动生产率增长则具有重要拉动作用。

根据上述结论,未来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建议为:第一,充分发挥行业“后发优势”。当前,我国不同行业劳动生产率无论是绝对水平还是与国际比较的相对水平均存在较大差异,2017年我国金融商业服务的劳动生产率约为农业的19.3倍,公用事业的劳动生产率约为农业的15.7倍,这一比值明显大于多数主要经济体,不同行业劳动生产率之间如此巨大的差别为之后进行产业转型,发挥结构后发优势提供了前提与基础。第二,继续重视行业结构优化升级。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效应是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未来随着我国结构效应红利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增长效应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通过技术进步、资本深化等方式继续推动行业内部生产率的提高将更为关键。第三,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根据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一国的经济增长有两个源泉:一是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土地等)的投入,二是生产率的提高。本文阐述的结构效应本质上是劳动力要素配置的体现,而增长效应本质上是资本、技术甚至数据要素配置的体现,未来要提高两种效应,必须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清除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要素价格的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

参考文献:

- [1] 李竞博,原新. 如何再度激活人口红利——从劳动参与率到劳动生产率: 人口红利转型的实现路径 [J]. 探索与争鸣, 2020, (02): 131-139, 160.
- [2] The World Bank. Global Productivity: Trends, Drivers, and Policies [R]. Washington DC, 2020.
- [3] 周克. 结构变化、生产率波动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 [J]. 宏观质量研究, 2017, (01): 1-10.
- [4] 杨天宇,姜秀芳. 产业结构变迁、劳动力市场扭曲和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5, (04): 57-67.
- [5] 李杨. 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持续减缓原因分析 [N]. 中国经济时报, 2016-01-22 (005).
- [6] Adriana Greníková, Kordo M, Berkovic V. Impact of Industry 4.0 on Labor Productivity in the Slovak Republic [J].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n Management, 2020, 18 (02): 396-408.
- [7] 毛丰付,潘加顺. 资本深化、产业结构与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2, (10): 32-44.
- [8] 杜建军,谢家平,刘博敏. 中国农业产业集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基于275个城市数据的经验研究 [J]. 财经研究, 2020, (06): 49-63.
- [9] 王远洋,樊增增. 城市规模、产业结构与二、三产业间劳动生产率差异 [J]. 统计与决策, 2019, (23): 143-147.
- [10] Battisti M, Del Gatto M, Parmeter C F.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Disentangling Technology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18, 23 (01): 111-143.
- [11] Chansarn, Supachet.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Education, Health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J].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2010, 40 (02): 249-261.

- [12] 高帆. 结构转化、资本深化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以上海为例的研究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0, (02): 66-73.
- [13] 计小青, 乔越. 政府干预、资本深化与中国劳动生产率 [J]. 当代财经, 2018, (09): 3-14.
- [14] Maia A G, Menezes E. Economic Growth, Labor and Productivity in Brazil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J]. Brazi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4, 34 (02): 212-229.
- [15] 陈心颖. 人口集聚对区域劳动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 [J]. 人口研究, 2015, (01): 85-95.
- [16] 李竞博, 高瑗. 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J]. 南开经济研究, 2020, (03): 61-80.
- [17] 刘鹏飞, 张力. 人口老龄化与劳动生产率的量化关系研究 [J]. 上海经济研究, 2020, (03): 75-84.
- [18] 高帆. 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国际经验与中国的选择 [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01): 116-124.
- [19]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国际比较表明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 [EB/OL]. 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609/t20160901_1395572.html.
- [20] 巴曙松, 何师元, 朱伟豪. 中国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劳动成本的国际比较研究 [J]. 当代经济管理, 2019, (02): 1-8.
- [21] 胡晨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长及因素分解: 2000~2017年——基于53个国家的比较 [J].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0, (03): 71-84.
- [22] Mcmillan M, Rodrik D. Globalization, Structur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R]. NBER Working Paper No. 17143, 2011.

The Research of the Structural Effect and Growth Effect about the Growth of Labor Productivi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Nine Major Industries

HU Chen-pei¹ Li Hui-shang² LV Zheng³

- (1.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Center,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Beijing 100826, China;
2.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3. School of Statistics and Mathemat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labor productivity data of nine industries in major economies from 1978 to 2017, the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is decomposed into structural effects and growth effect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financial business service industry is the industry with the highest labor productivity among the nine major industries in China and labor productivity levels in industries such as agri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trade services are relatively low. Besides,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the growth effect in China's labor productivity reached 73.2%, which is about three times larger than the structural effect.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show that the growth effect will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future. While labor productivity in China's industry still has a relatively large late-comer advantage, so we should continue to focus on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y structure,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factor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system advantages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labor productivity.

Key Words: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effect; structure effect;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责任编辑: 陈明